

茗谿漁隱叢語

卷

14
1475
49



門 1 4
號 1475
卷 49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
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
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
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
淺也公笑曰顧儻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
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藥新
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

通都城矣茗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
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
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
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
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茗溪漁隱曰青箱
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
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
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
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
爲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
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
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
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
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

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荆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

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卽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嘗語人曰裴度也會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工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

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睐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遍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
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
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
於公無所益也遂僴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
他日當自知也會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
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
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
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
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
足校邪許亦憮然而去茗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
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
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王公璿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
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
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
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

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宋莒公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閉瑞鷁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

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益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益如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

題臣向卽是當時劉更生

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渙水瀆之路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濶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

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
渺然真有江湖之趣吾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
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
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
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
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
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
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
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
富貴瀟灑可愛茗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
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牕歸夢無人喚銀葉
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
文定迪宋元憲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
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

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歷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云撥隊爲參政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闕殺宋尙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

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鼇山更上頭

君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爲棟真剛不作鈎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刻于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挾焚焚收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以於

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王君玉

緗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

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鈞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冰繭瘦蜂老露房空聞角曰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僊荆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

以入日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
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
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
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
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
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
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
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
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茗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
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
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
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
燕錄相合因附之

漁隱叢話卷二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羹馘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為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尙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為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

古極街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
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纒
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
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
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
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禡李所居
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究將母

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
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
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文
忠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茗溪漁隱曰余舊
記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
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
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

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開雨勻春圃枯
槲閑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
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
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
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

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
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歷八年王則叛貝州旣誅始析河北大
名真定高陽爲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魏公自
鄆州徙鎮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
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
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
在幙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
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

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為人所稱多以燕子樓為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為警絕詩云博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夏識真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啓漢圖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僊都雍容進退全天道凜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濶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

一夕休燕子樓即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彥升高祖廟詩云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八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所為為幸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

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故其詩有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之句世多以謂人之所爲可於書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卽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

可掩者初不在真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氣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

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闕茸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着聖人微言无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邪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

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見文定敘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歷中嘗爲滁州游瑯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卽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

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
不得有死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爲序
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茗溪漁隱曰楞伽
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
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
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卽以此經殉葬
久之其家間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家
其家知之卽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

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
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踈狂
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
與仲爭又歌風臺日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
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
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
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

州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
向人也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
有風月前湖夜軒窓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
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
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栢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
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卽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

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
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
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
早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
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
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
豈君知是也

茗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

中造語穩貼無異尋常詩乃為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
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
云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
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苦竹圖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
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
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茗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
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
觀此句畧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
解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誠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
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
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
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

有衛青破殿靜披壘白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无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爲工夫太過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爲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粧樓曉翠揭

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遜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鬢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響字韻詠梅詩

海隱詩話卷二十一
二首東坡在嶺南有嗽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
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
醪醑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賣梅花絕
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
談笑也

茗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
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
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

瑚欠策勲日暮閑牕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
勞念舊之意

遜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鈎輶格
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
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
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
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
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卽
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惠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繆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菱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

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卽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
 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
 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
 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
 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
 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
 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即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

之百計賙恤爲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介甫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皇琴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

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蠶起皆如白雪之句也後山詩話云文正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爲相劉沆王堯臣爲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

關慰藉恩禮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
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
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
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
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
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
有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爲代

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
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
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
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
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
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
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

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
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
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
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
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
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
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
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

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
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
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
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
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旣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
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
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
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

海隱叢書卷二十八
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温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温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謝有言馬等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

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為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

王直方詩話云温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韓持國

潘子真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

病見楊敞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為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為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少故前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

漁隱叢書卷二十八
更相宜漫其後句若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
宜新着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
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
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自然富貴出天姿
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
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
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
之東小山上有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

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
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
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
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
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
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莘老亦疊疊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莘老云尙想紫茱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鈎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

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僊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僊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

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
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
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
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
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
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
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

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
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
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
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
甫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復顧家爲
誰爲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
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

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

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嘗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苕溪漁隱曰江湖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

湖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

漁隱叢話卷二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

漁隱叢言卷二十九
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裴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夫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夫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夫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夫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若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

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若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坡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漆之墨送君以

君以陽關隋淚之聲酒澆胷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頽
 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
 學者以謂此格獨魯直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傲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生
 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
 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
 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
 為館職徐氏必欲訾相其人而無擇兒寢恐不得當也

同舍馮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族馮出局揚鞭躍馬
 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
 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
 多奇晚乃偶蓋為此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
 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藹佳聲東
 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
 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
 君瀟灑有餘清李名愿李都尉長子先會知相州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茗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

海山仙館叢書卷二十九
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
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
成花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若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
五月梨梅練絮白舞鶯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
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
綷綷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
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
虛窓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鉗鬪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

掃起斷復續猊虎圍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
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
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
胷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
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
何由開一噓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
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
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
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

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
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窓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
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
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
滅歸來尙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
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
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
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
鐵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爲鬼所憑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
不在亂飄端葉向人間說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若
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簷蔔無香散六花之句注云簷
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蓋亦猶王綸女雪詩以端
木開花六出遂以比雪花之六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未
極其趣曰簷蔔花卽今山梔子花也染梔子花六出雖
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佛說譬如入
簷蔔林中惟巽簷蔔不巽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
說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

初不論其香之有異兼梔子花只有一種卽無染梔子
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有大小皆是六出
亦無入出者其香悉濃郁佛書止言如入薝蔔林中何
嘗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
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鬩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
半稜坐客皆稱奇絕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
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茗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仙簷之句余讀

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
此事也應慙落地梅花熾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淡
交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與坡詩全相類豈偶
然邪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於
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
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余
亦嘗有春雪鄙句潤資宿麥兩歧秀寒勒新花幾信風
遜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
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茗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窓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
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尙奇澁讀或
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
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
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
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
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傳遂闕然

以爲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
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
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
勝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
可謂不得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
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鸞問答見鄭文寶
江表誌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

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
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
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脩史促成書特免扈從
嘗賦詩云屬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遊還勝南
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至嘉祐中歐陽文
忠公知舉梅聖俞作莫登樓詩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
爲禮闈一盛事予崇寧初爲點檢試卷官嘗亦屢登壁
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无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爲
開封府樓亦隨毀

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
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鎖之勞苦永叔嘗呼爲窮塞
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
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
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二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茗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朶人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前集 一 海山仙館叢書



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
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
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
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朶而已元微之看牡丹
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藥難正籠處絲雲合露湛紅
珠瑩又西明寺絕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
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
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芳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
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

葉多情隱羞面臥叢无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
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
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朶花
菱菱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
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
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
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卽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
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

乘照夜車大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

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其一事卽松窓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懽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真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

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卽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官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公惜之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

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茗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人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公作羊胛仄聲押韻未知孰是

唐子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

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无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環又有當宿直詩萬釘寶帶爛腰環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爲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甫首爲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爲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
有韓公之句遂以爲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
茗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
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无此詩也歐
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

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
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
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青理髮趺坐
頰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魯直題云剔耳厭塵喧搔頭
數歸日且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
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
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
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

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脩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无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士爲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

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无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无伯樂亦无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
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
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
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
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
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
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
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

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
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真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
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楊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
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茗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
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簞笠日
相親桑條起蠶事莒葉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錄云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冥搜竟夕僅得句云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漁隱叢話卷三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孔毅夫雜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牙春岼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前集一

海山仙館叢書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未有知者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曰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祥方今天子聖母滯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至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藁數十幅其遺晦夫詩云我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晦夫年六十六尚少

余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
曰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
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
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
七人論列殿上旣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
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

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己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
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
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
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
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
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
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卽
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
貶春州別駕翊曰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

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
彥博去卽吾屬遞遷矣旣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
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
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
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
貫瞻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駟邦媛將夸侈中金齎十
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
紅經緯金縷排科鬪八七比比雙蓮華篝燈戴星出幾
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

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旣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
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令得粗
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
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
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啞啞
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尙不避
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旣知弗可懼復以強詞
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
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内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卽

敢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
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
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曰宣白
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
竊笑等蚌鵲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駉駉毒蛇噴曉霧晝
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
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粵林多蔽天黃甘雜
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
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

西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慙况茲別乘秩始
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爲編其集時有嫌避
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
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胡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胡蘆
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
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
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
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
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
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
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
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
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
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

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
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
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
諛骨已寒之句爲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
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潁公罷
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
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
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海隱詩話卷三十一
九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
蔡襄頊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
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
妙畫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
郎孫君謨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釜且裂點疾益蠶
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旣已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
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茗溪漁隱曰臨川
集荆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卽是此兩句王直方

稱陳無已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
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
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
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側
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
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
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

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茗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卽非和歐公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脩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榷實而

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榷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權牙鐵鎖漫橫絕榷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榷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

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尙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青綸之句爲是也

遜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枝低斂草生

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
知真能道幽獨閑放之趣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
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爲山因
以爲池瀦水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歷間子
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
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旣
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
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

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
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
地各有所歸也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
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
奔放豪健爲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
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
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尙書郎

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東坡云舊讀子美六和寺詩泂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
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
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
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
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邪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爲王逸少
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真逸撰歐公
集古跋云顧况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

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
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
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
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

西清詩話云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
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
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
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圓剉剛成柔始爲有
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清

臣見寄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
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驅猛虎
如羣羊之句真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
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山谷累書此詩或真草與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
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隨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
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
體也

茗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
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
稱絕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
云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
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隨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切耳曼卿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在井欄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彊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暉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

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曼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讀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鈕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岳厚井水駭龍跽蟻封觀驥驟直能道盡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鈎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鈎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垂冰飭晴先滴草屈金鈎

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羅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閤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絕句詩調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虵動聲

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淥小立佇幽香攜幼穉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

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已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
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九
藥流鸞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
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
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
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
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碁輒作
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
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持
碁隱語也

遜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曾
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
李白羅隱潘閔四詩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茗溪漁隱
曰世傳霞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
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遜齋閑覽云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乖

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若溪漁隱曰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碁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

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棋相似何謂也敵手
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
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
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麗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
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
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
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

常用四脚碁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
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
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
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
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
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自以爲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
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曰將夕矣

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君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荆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蒼波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詭嘗舉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

荆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彊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

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

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
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
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醜醜
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爲河南吳
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茗溪漁隱
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
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
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

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
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
祕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
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
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
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
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
聽蕭蕭雪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藥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

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加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

身歸窳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
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
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
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中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
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
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
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
餘習未能忘之句

茗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
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
尚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
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遯齋閑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若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連使君寄子魚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開籃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
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末流務爲
新奇寢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
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
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
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
神廟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
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却道
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
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
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
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遜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
多不記作者名氏鄧元孚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
持扇上或以爲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
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荆公題此余每以不見全篇爲

爲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爲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遠至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

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洪駒父詩話云荆公詩窻明雨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屨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而爲言又出揚雄方言亦曰麻履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

而荆公草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
筆不敢作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
體杜甫畫鶻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
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
當坐隅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
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
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
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鏘銖悲風颭颭吹黃蘆上有寒雀
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噉如哺雛山牆野壁

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鶻行云高堂見老鶻
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
剖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
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設長翮如刀劍人寰可
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
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
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
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

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
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
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
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
述昔日題窓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
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
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
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澆失山水之勝非公

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
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
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
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
龍數十處茗溪漁隱曰此乃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
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
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概惟

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
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覩閩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
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概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
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
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
茗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
是荆公作餘人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
詩云翠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
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雁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

易回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冷齋夜話云荆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
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
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
者置早意於殘晚中又曰驚蟬移別樹鬪雀隨閑庭者
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君不見成都畫手
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
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遜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

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今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西清詩話云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况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

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艷艷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茗溪漁隱曰遜齋閑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爲荆公題金山寺詩尤爲中的王直方詩話以臨津艷艷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之句仍載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爲之邪以二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爲元之平甫詩恐誤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栽東崗王元之詩云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
酒盞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
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
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
是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
與詩人子細看蓋爲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

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
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旣以落英爲非則
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漫遶東
籬嗅落英又何也茗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
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
前後集徧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
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山自精精亦其不審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荆公詩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
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事見唐刺
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士權列與
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陳兮君之前若楞
嚴經所謂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乃房融筆用其語也
冷齋夜話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舟渚得橫陳山谷
謂余曰自獻橫陳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子以楞嚴

經語對之
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
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茗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
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爲
柳葉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
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清淺水
杏花和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留
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水淨山如染風暄
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

一唱而三歎也

西清詩話云熙寧初張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荆公公
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
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請
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
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
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巾裳蓋謹之如此茗溪漁
隱曰荆公春日絕句云春風過柳絲如線晴日蒸紅出
小桃余嘗疑蒸紅必所有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

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蓋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尙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以後宰相皆賜第例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

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會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却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荆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曰萬

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
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
山谷達觀臺詩曰瘦藤挂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
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
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
意精確荆公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
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臨
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
詩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

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若溪漁隱曰飛鳥不盡暮天碧
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齋以爲李翰林詩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
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卽俱味禪說公歎息謂人曰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
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峰多巧
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李兮編夜崇
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

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荆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爲手寫一通以爲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已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正對文鷁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錦字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季以鏡約對琴心比荆公爲最精切近時洪駒父以青奴對黃

漁隱詩話卷三十五
王
嬾黃嬾出金樓子青奴山谷所名也予讀國史補得銀
鹿後以對子建集中金瓠溼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
京雜記予以溼螢對乾鵲又王存以河魚對海鳥人以
爲工

西清詩話云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
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
事時熙寧中華山圯水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
子履詩云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
及退之詩事初曰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無背不壽仕

宦齟齬已而子履蚤世如曰者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
夢云帝命同宋次道脩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
盡焚之未幾朝廷果脩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荆公以三甲對
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
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東坡所閱者
時有改定未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
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

之也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周資以爲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人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遜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遜齋閑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頃刻而就詞意相屬如出諸己他人極力效之終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貧交行後句老杜莫相疑行合兩句爲一聯而對偶親切如此又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漁隱叢書卷三十五
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
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
往城南忘南北荆公兩用皆以忘南北爲望城北始疑
杜詩誤其後數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兩
字以合已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
字觀者更宜詳考茗溪漁隱曰余聞洪慶善云老杜欲
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沓亂兮迷惑王逸注
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也
呂氏蒙童訓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

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卽不
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
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
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
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卧葬功名骨終身
不得好對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始爲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
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
可以爲貴也其後多有効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

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
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
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
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爲巧然疲費精力日月而後成不
足道也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
裸也

西清詩話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
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一

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
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
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
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
場至元豐間王荆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
後山詩話云荆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
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
妓而於公諱之常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
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

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杭之舉子
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
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
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俚他門戶傍他牆年去
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
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詩句爲集句詩世
皆言此體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
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其間如一第知何日無端意不

移欲爲青桂主誰與白雲期傍架齊書帙翻瓢作酒卮
文明終有託休把運行推又白沙溪繞白雲堆但有何
人把酒杯專慕聖賢知志氣可憐談笑出塵埃碧山終
日思無盡清世難羣好自猜風滿老松門晝掩可憐高
尚仰天才之類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詩無
復佳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三山老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荆公之句為工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

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櫟括權衡者其
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
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
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
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
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
滑免老農憂麥壠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鸚鵡杯且酌
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茗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
照牕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
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
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
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
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
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漁隱叢書卷三十六
遯齋閑覽云荆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爲三
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請予擇其善者廢
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
所傳百家詩選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
宋之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王維杜
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據當時所見
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不得而徧錄其實不然公
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以杜
歐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西清詩話云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祐惠山寺詩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
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
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
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
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從宋次道借本編百家詩選中間
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
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誰不能之次道以爲然茗溪漁

隱曰余觀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
下起字卽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何從
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
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
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
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
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
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

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
置人於險惡處耳茗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縹成白雪桑
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
名也余嘗效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
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雁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每羣宿
雁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蓋亦物
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雁必先以計殺雁奴然
後羣雁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

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
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
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
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
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
自愧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
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
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莫無累論

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
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
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
不失為佳製也

禁嚮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
者牛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為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
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貧賤則語言不為人
所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魯直造而為語曰語言少味
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類苑云荆公題王昂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
春鋤影外天事實人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
鳴于桑間或謂之黃鸝見詩疏春鋤鷺也爾雅曰鷺春
鋤亦取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春鋤煙雨微
蓋言此耳

茗溪漁隱曰荆公詩客舍黃梁今始熟烏殘紅柿昔曾
分事見傳燈錄瀉山與仰山遊行次烏銜一红柿落前
祐將與仰山仰山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什麼處
得來寂曰此是和尙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卽分半

與寂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
可不謹也

西清詩話云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卬角女子行
空中以巨篋篋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
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繼墮于地云此徐舍
人也既寤聞徐錯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
微之哲登高齋詩押篋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

夜圍夢隋空中從此事奇譎而盤屈就強韻可謂工矣
倦游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
點絳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
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
幕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情無
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壁有宮殿
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
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子秋日詩曰

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
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
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
無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館中夢一人與之同至海中
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妓甚衆其人欲與俱
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來今非其時也平甫驚覺禁
中鳴鐘矣乃自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
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數年果卒曾

子固爲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爲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卽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間誦曰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王逢原

王直方詩話云王逢原見知於王荆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譽獻諛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乃大署其門曰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卽令我煩去卽我不思意當有知耻者而請謁不衰

桐江詩話云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鑄劓物象二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謝滿子權寄詩云九原黃土英靈

活萬古青天霹靂飛

蔡天啟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啟初見荆公荆公坐間
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啟誦之終篇遂
爲荆公所知

茗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畫馬圖詩卽天啟作氣
格有類東坡世因悞收入其後姑蘇居世英家刊東坡
前後集遂刪去今錄之云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
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蕭洒兩坊岐薛

寧與申憑凌內廐多清新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
眞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
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入雁飛兔走驚絃開翠華鞍轡
從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舄珥遺塵埃青驪蜀棧
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苜蓿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
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啟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間
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
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十七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啮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啟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卽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作集句詩贈之卽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

荆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游山谷所書釣魚舡上謝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雞林每人貢輒市模本數百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食宮使祿居蔣山時時往來白下門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鯨挾蹇驢門人乘間諷筍輿宜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十七
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嘗以人代畜一日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有頃秀老至公睡起遣秀老下堦曰爲士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爲補曰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詰責者荆公嘗云暮年要得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仍况其詩如紅蕖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營理報寧菴舍以佇游榻榮

從何時如約一至于則欽重之意槩可見矣大抵惠洪多談冷齋夜話中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愈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脫縫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詼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

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

石林詩話云俞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中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

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卽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曰祝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贈澹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茗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則清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部送酒家償舊債
石林之言非也

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旂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有繪一金
紫大夫上題詩一絕云陣前金瑯生無愧鼓下蠻奴死
合羞三尺吳縑暗塵土凜然蒼鶻欲橫秋旂不能辨卷
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像袁世弼詩也
袁汝州人慶歷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
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蚤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

袁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瑯瑯音蠟袁誤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爲詩慕韋應物而道麗奇壯過
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父詩云方山憶共泛金
舡屈指于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歸
鞦浮生聚散應難料末路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
事鹿裘深入白雲眠世弼自號遜翁臨死一篇尤佳青
靄千峰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掛寶劍應有莫生芻皎月
東方隕長松半壑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潘子真詩話云渺渺洞庭野蕭蕭黃鶴樓水通雲夢浦

人渡沔陽舟廣澤侵吳壤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斷溪
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紛紜戰國秋吳生來赤壁魏武
失荊州六代憑形勢羣雄死寇讎淒涼帝子宅浩蕩禰
衡洲萬里浮雲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宮不見麋鹿自羣
游蜀人張俞所賦也客有自荆湘傳此詩時世弼尙未
冠見之笑曰此筆力不難到因過金陵遂作謁吳大帝
廟詩云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祿終山河分鼎峙氣象發
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叅幼冲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艤
艫長策資公瑾雄才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述父兄忠

舊府峨雙闕驚濤涌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
力因時險神謀與意通屈伸思所濟逆順審於衷駸足
嗤交貨靈牙耀卽戎司盟界函谷獨斷保蠶叢定霸葵
丘劣推心建武同長沙兆生識典午賴餘風戰守遺蹤
在登臨四望中陵遷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居民祀
干戈逐虜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銷孤劍飄
零若斷蓬裴回堂廡下暮葉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
敘事曲折過之荆公居金陵爲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
有從來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

外莫辭攜手訪林泉又曰雪後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
作連陰旅懷未可頓消遣思與洛生溪上吟此兩篇世
弼贈功甫詩也世弼年十七題百丈山詩云瓊田收稔
稔玉溜注琅玕讀書最苦因爾癯瘠沒時纔三十四歲
自作墓銘敘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遯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有採石
月下聞謫仙以爲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
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爲荆公所賞東

坡守錢塘功父過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
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
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十分
也

茗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
錄于左方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
持自今古日月髣髴纏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
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
閣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

靈槌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
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
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
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
興隨征鴻

遜齋閑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
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
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卽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潘子真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當塗時功甫尙未

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
大父清逸云教載汲引袁二丈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
其賜功甫旣壯頗恃其才力下筆會不經意論者或惜
其造語無刻勵之功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
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威文之節制
也清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
有君盡怪阿戎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鸞鳳人
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頭談笑掃
千兵

茗溪漁隱曰聖俞採石月贈功甫云採石月下訪謫仙
夜披錦袍坐釣舫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
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
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
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
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
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事尤爲親切
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張子野

遜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尙
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
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
闌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
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
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
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秋鞦韆影並膾炙

人口世謂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押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柳徑無

人隨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若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溪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子和詩云愁似鯨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蓄聲妓子瞻

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于定林寺云
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
東風先爲我開門荆公見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
嘗作望夫石詩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
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娥黛秋雨疊苔衣
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人矯首塵冥外陳跡遂無窮佳

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妄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
復安在交游間無不愛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惟
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
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爲第一云山頭日
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况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
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

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
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
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詩不窘於物象敘事不
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
成篇渾然不可鑿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
守此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
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嚙不可漱言靜則云

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潘子真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爲絕唱蓋
用寇承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
如霧

漁隱叢話卷三十七終

